

LOVE YOU FOR EVER

XINZIMEIZUOPINJI

辛紫眉作品集

情有独钟



情有独钟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紫眉作品集、台湾辛紫眉著·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-80599-471-4/I.126

I.辛… II.情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辛紫眉作品集

情有独钟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26

定价:9.80 元

辛紫眉

著

情有独钟

他可是「女人梦境」的当红炸子「鸭」，这小妞点了他却不吃，真是奇也怪哉，哦！

搞了半天，原来是同行来求商业机密，

看在气味相投的份上，他就倾囊相授必杀绝技——

大跳艳舞，怎知自己先冻未条的欲火焚身，

只好以探班之名行泡妞之实，

孰料拳头不听使唤的揍了人家恩客，

这下只得用自己赔了，

哇，她果真是「夜魅」第一名「鸡」

，简直技冠群伦，艳冠群芳，让他忘不了好滋味，

直想一尝再尝，好不容易等到机会再度切磋技艺，

她竟落了红！不会吧，难道这是高科技下的产物？

上次跟他嘿咻的是充气娃娃……

楔子

夜色慢慢吞噬著晨星，在梦幻和现实中来回穿梭……“碍…碍…”衣著不整的女郎，在宽阔舒适的大床上，张口呻吟出令人魂飞魄散的声浪。

这只是个交易，再简单不过的交易。

蓝色窗帘旁驻立了另外一个人，一个穿著妆扮和床上女郎几乎百分百相似的冷艳女人。

挺直的鼻梁上，墨绿色眼镜成功的挡住了她所有可泄漏的秘密，斜角边不断传来的阵阵刺耳的声浪，对她而言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片段罢了，她早已学会如何调适。

看情形，快了吧……“嘿！艳姊，处理好了。”床上女子一声不响的来到仇琅艳身旁，扯著身上不整的衣裳，一副个中老手样。

瞄了一眼床上早已一动也不动的彪形大汉，仇琅艳幽幽吐出一口气，那是一种没人查觉出的无奈。

“拿去吧！”抽出早已准备好的几张大钞，仇琅艳没有温暖的声响在这小小的房间里显得更加冰冷。

结束了,这种日子她又多习惯一天了,她一直相信她办得到的。因为,她可不能倒……“艳姊,明天的地点是哪里?”愉快的数著手上还飘散著铜臭味的大钞,女郎迫不及待的询问著。

像这种这么好赚的 Case,一天多来几次也无妨,哈……“圆林饭店……605。”

情

有

独

钟

第一章

“夜魅”是一间属于男人们游乐发泄的天地……灯红酒绿的声色场所里，有人作风大胆的演出激情双人艳舞，有人纯真如百合的端坐在桌角引诱著猎物手上，有人直接一扭二露三投怀的向财主们自我推销起来，尽管手段再不一，但任谁都明白，她们的最终都只是金钱至上的崇敬者。

那是一个豺狼虎豹，勾心斗角的世界，有生意就抢，有男人就要，没有道德的圈限，也没有人在乎良心的泯灭，反正是钱，谁不抢著要？有钱才是老大。

“董爷，请你自重点。”拨开缠绕在她腿上流窜不去的手，仇琅艳一改先前的客套，声音变得冷冽无情。

还是不行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为什么她还是学不会忍受男人在她身上游移的手，以她这种身份是早该习惯的，不是吗？

该死的……“琅艳，少跟我玩这套，你早上过我的床了，还会差这一点点小服务吗？”

董峰明蔑视不屑的口气，在他的冷哼下显得更令人心寒。

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那给我装圣洁啊，呸……“董爷，我的规矩你是明白的，我一向是这样接客人。”对于董峰明的冷嘲热讽，仇琅艳丝毫不显得卑微，坚硬不改的臭脾气仍是如此的烈。

“规矩？规矩和这个比起来哪个重要啊？”董峰明一把拿起放在桌上的大叠钞票，色迷迷的就往仇琅艳圆润饱满的胸襟内塞进，哇……爽！

“杂碎！”没有时间让她冷静，仇琅艳愤怒的站起，拿了圆桌上还斟著酒的酒杯，直直往董峰明鄙夷的脸上泼，掏出胸间的大钞，更是不屑的往他的脸上甩去。

“臭娘们，你敢用酒泼我。”董峰明手足无措的跳起，擦拭著脸上的残迹，气焰的三把火在瞬间燃烧，举起手就欲往仇琅艳的脸上甩。

他是来找女人，不是来找气受的……“哎哟，董爷，您这是在做啥呢，我们小艳惹您生气啦？”陈虹玉的适时出现，挡住了正怒火相对的两人，她连忙拍打安抚著董峰明的不悦。

月 月 月

陈虹玉是这家酒店的负责人,虽然她开的店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事,但私底下她对店里的小姐却个个是爱护有加,尤其是仇琅艳,她超脱艳绝的容貌和她那七年来一直没变过的接客规则,更是令她心生犹怜。

“干什么?你瞧瞧你店里的小姐对我做了什么?”董峰明指著自己名牌的西装外套,看到上头的渍点更是怒火中烧。

“唉!小艳,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,去去去,给我到休息室去反剩”陈虹玉嘴里虽是责罚,而眼神却暗示著仇琅艳别再闹事,这里让她来处理就好。

“不小心?老板娘,你说话太客气了点吧,我一定要她亲口向我道歉陪酒。”董峰明不留余地的说出他的要求,一步也让仇琅艳退不得。

这样就想开溜,想得美喔。

“这……这这……”陈虹玉夹在中间显得相当为难,这要她如何论错呢?

“妈桑,这不是我的错,我一句话也不会道歉。”仇琅

艳表明了立常人善被人欺这句话，她早已耳熟能详了。

“老板娘，钱要不要赚，你自己看著办，我相信你是聪明人。”董峰明暂在必得的露出浅浅的微笑，他绝对相信钱才是她们的一切，不然她们待在这里做啥呢？

“董爷，和气生财嘛，大家各让一步，事情不就圆满解决了吗？大家一向都知道我们小艳接客的规矩，就是只有在床上才能碰她，是您刚才先坏了规矩的，也不能怪小艳埃当然，小艳也实在太冲动了点，把董爷您洒得全身湿，没关系，董爷，这件事我一定负责到底好不好？”陈虹玉软硬兼施的动之以情，不希望得罪了这个大财主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手指勾爬著嘴角沉思，董峰明的意志开始显得不定，似乎是对自己先引起的战火感到一丝困窘为难，但一下就点头和对方和解，不是显得太没威严了吗？

“董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和我们女人计较这种小事嘛，这传出去对董爷您的声望多不好埃”陈虹玉抓住了董峰明眼里的游动，赶紧再加一把劲。

“算了，今天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不和这娘们计较，但今天的费用怎么算，我来这不但没有享受到，反而还饱尝无名的怨气，你说怎么办？”董峰明逮到机会，便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始计算起自己的利益，一副死皮赖脸。

“不算，当然不能算您今晚的费用，外带您的西装我们还会免费帮您清洗乾净，还有您下次来我一定给你打六折，董爷您看这样好不好？”陈虹玉眼光一向看远不看近，见到对方态度稍微和缓，不计成本的就做起客人至上的售后服务。

“好，我爽，老板娘……你为人够厚道，我下次一定不会忘了来你的店捧场，哈哈……哈……”董峰明满意的笑容声充斥著，对于省下一笔为数可观的钞票感到心满意足。

月 月 月

在他走后的天空，夜也渐渐沉了……休息室里。

“小艳，你是愈活愈回去了是不是？”陈虹玉责备的语气仍夹带著关怀，她实在不知如何教导这个令她担心的女孩。

“妈桑，你知道那不是我的错。”仇琅艳没有多解释什么。

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，你干这行也这么久了，如何安抚客人的心，你还学不会吗？”

“陈虹玉摇头叹气的说著，她会帮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但若哪天她不在店里，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怎么办？真教人担心……“妈桑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那已是我最大的忍耐了。”盯著雪白的墙壁，仇琅艳秆到些许的疲倦。

为什么他们老爱破坏游戏规则呢？

“小艳，有些时候忍一忍，会比你被带出场好一些。”陈虹玉打从心底不明白，为什么小艳情愿被带出场任人玩乐，也不许别人在店内多碰她一下？

“这些细节我以后会多注意的，妈桑，你放心吧。”仇琅艳没有多说什么，空洞的眼神里掺杂著百种情绪。

月 月 月

快乐，是个多遥远的形容词……“有事别闷在心里，告诉妈桑好不好？”陈虹玉关切的问著，早已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在疼爱了。

“妈桑，我会有什么事瞒著你呢？你别想太多了。”看了陈虹玉一眼，仇琅艳敷衍的一笔带过。

“没事就好，既然今晚你没客人了，让你早点回去看看你母亲吧。”体贴的陈虹玉决定放人。

“妈桑,谢谢你。”仇琅艳露出由衷的感谢,现在最让她牵挂的就只剩她那年迈的母亲了。

“去吧……”陈虹玉挥了挥手,心思愈加紧密。

这孩子的自我意识愈来愈强烈了,不知是好是坏碍…哥圣恕疗养院“妈,今天过得还好吗?”示意了看护小姐下去休息后,仇琅艳冰冷的脸颊终于在此刻有了变化,绚烂的笑容将一切不愉快全隔绝在外。

“死不了!”仇惠君的厌恶一触即发,隐隐约约中嗅得出暴戾的征兆。

只要一想到自己这双动也不能动的腿,心中对仇琅艳的恨意就不由得又多添几许,要不是她,自己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么凄惨的地步……“那你还想不想吃些什么,我去买给你吃?”仇琅艳笑容满盈,对仇惠君的恶言相向早已能释怀。

她母亲会变成这样,她的确要负最大的责任,要不是她的出现,她母亲和父亲一定过得很快乐吧。

“我就算饿死,也不会吃你买的東西。”愤懑的把脸甩向另一边,仇惠君理也不想理她。

“那……那夜晚风大了,我帮你把窗户关小一点。”仇琅艳快速的将脚步移至窗旁,不给她母亲拒绝的机会。

“喂,你……”仇惠君双眼瞪大。“叫你别碰我房里的

东西,你听不懂是不是?”

火气一上来,仇惠君一泄三日来的积压,却因盛怒而喘咳不停。

“好好……我不动,我不动,妈您别生气,您身体不好。”仇琅艳紧张的轻抚仇惠君的背脊,为方才的举动感到自责不已。

“我叫你别碰我呀,扫把星!”高分贝的拉扯声带,仇惠君如遇著刺般的撕吼,身体的颤□更显频繁。

月 月 月

“好好……好好……不动不动,我不动,妈您别生气,别生气。”仇琅艳忍住自己的担心,勉为其难的退至墙角,心底却为母亲的情况感到焦虑。

为什么在母亲面前她永远都是动辄得咎,难道母亲真的不能原谅她吗?她不想这样的,真的不想……“你是扫把星……扫把星……”仇惠君歇斯底里的开始呢喃不断,因岁月侵蚀的面容显得苍老皱黄。

“妈,我离您远远的了,您不要再气了,对身体不好的。”仇琅艳心酸的流下眼泪,望著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

母亲，忽然一下没了主意。

“我不想看到你啊，滚开……滚……”仇惠君再次抽动着嘴角，不平的情绪早已遍布身体血脉。

“好……妈，我走，我走……我立刻走，我马上就帮您叫看护进来。”拭去脸上的泪珠，仇琅艳百感交集的步出她永远也跨越不了的禁地。

她虚弱无力的走在楼梯间，惨淡的脸白得让人看了心生不忍，她一直想补偿，但她找不到方法啊，她就像只已经倦了的鸟，只想找个安全的窝栖息，但她不能，因为还有母亲的医疗费要负担。

月 月 月

她从来就不怪上天对她的残忍，虽然她从小没机会读书，但人各有命的道理，她还能体会，她只知道要努力活下去，其他的别想太多。

而当务之急，就是医好她母亲的那双腿。

“小艳……小艳……”声音来自一位年近六十的妇人，她轻柔的叫喊著陷入沉思的仇琅艳。

“碍……对不起，院长，有事吗？”抱歉的点点头后，仇琅

艳看向她。

“昨天医院那边有消息进来,说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适合你母亲骨髓移植的机会,如果你钱足够的话,可以尽快和他们联络,也好赶快安排事宜。”院长亲切的笑容似乎是在为仇琅艳高兴,但另一方面她也有担心的事。

“真的吗?”仇琅艳悲喜交加,不一会又顿了下。

“怎么? 钱还是不够是吗?”院长一语道出她的痛楚。

“院长……我……”仇琅艳为难的嗫嚅,对那笔天文数字的款项感到晕头转向。

“孩子。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,你尽力了。”院长明白仇琅艳财务吃紧,一个女孩要负担看护全年的费用,还得支付医疗复健费,和疗养院的费用已著实不易,更何况还要凑出一笔额外的医疗费,这中间她一定受了不少苦吧!

“院长,谢谢你通知我,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”仇琅艳感激的道谢。

“孩子,如果真的处理不了,我可以帮你的,那块土地对我而言真的没那么重要。

”院长再次提出她早已说过数次的建议,无奈仇琅艳始终没有接受。

这七年来,她目睹仇琅艳对她母亲的关怀爱护之情,在这个人情冷暖的世界里实属不易,只是,上天似乎从不

给她好日子过埃对于她这个已踏进棺材一半的人来说，看多了世事的苍凉后，她更能体会行善的重要，既然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帮助别人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
“院长，那是您孩子留给您的最后一件东西了，我不可以用它，而且您现在独自一个人生活，您就留著它以备不时之需吧。”仇琅艳婉谢了院长的好意，不希望院长为自己的事而冒险，毕竟世事难料。

“好孩子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过我希望你知道，哪天撑不下去时，记得别苦了自己，要来找我，懂吗？”院长不忘提醒著坚持不愿接受她援助的仇琅艳，心中的叹息更加深了。

月 月 月

“我知道……”仇琅艳抽抽噎噎的哭倒在院长的怀里，只有院长才是她真正的避风港碍…“女人梦境”是一家位于台北闹区的知名酒馆，它提供的服务不只是饮酒作乐而已，还包括慰藉女人寂寞难耐的芳心，满足女人的欲求不满，它又被称做“LonelyHeartsClubBand”这里全充斥著牛郎。